

中国韩国语教材开发现况及方向研究

齐颖*

- 차례 -

1. 绪言
2. 韩国语教材开发的必要性
 - 2.1. 韩国语教材研究的意义
 - 2.2. 韩国语教材开发的时代要求
3. 中、韩两国韩国语教材开发的历史和现况
 - 3.1. 中国的韩国语教材开发的历史和现况
 - 3.2. 韩国的韩国语教材开发的历史和现况
 - 3.3. 中、韩两国韩国语教材发展差异及根源分析
4. 中国韩国语教材开发的新思路
 - 4.1 口语——打造全域口语训练的新方法
 - 4.2 听力——强化听力的导入作用
 - 4.3 语法——加强语法的偏误研究
 - 4.4 词汇——细化语彙习得的方式
 - 4.5 阅读——加强历史与文化情境的溶入
 - 4.6 写作——综合检验思维建构能力
5. 结语

*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韩语系, 副教授, lnddqy@163.com

〔中文摘要〕

本论文首先针对中韩两国韩国语教材发展的历史和现况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两国在不同时期教材内容、教材特征以及教学方法的具体发展情况,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韩国国内在韩国语教材发展上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也带动了韩国语教师的发展。其次,针对中国的韩国语教材发展相比韩国发展缓慢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具体从高校教师聘用制度、高校教师考核标准、出版社图书出版制度、学术制度、政府出版支持等方面阐述了中国韩国语教材发展缓慢的根源所在。并提出解决和改善这些矛盾的具体办法是减少专任老师教学、科研以外的工作,以此让教师能利用更多更为集中的时间进行教材的编写等科研工作,呼吁政府能进一步改善学术和出版等制度,同时让高校实行学校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治的管理模式,以此使更多的高校教师投身于韩国语教材发展之中。同时倡导中国更多的专家重视韩国语教材编写工作。

第三,就当前中国的韩国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未来韩国语教材开发的方向展开了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根据现阶段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应将交流沟通与写作能力的培养作为教材发展的主要方向,并针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开展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指出培养交流沟通能力时应注重口语和听力的训练;写作能力的培养应在语法、词汇、阅读、写作等方面加强深入的训练。另外,研究还提明阅读和写作的合并是提高韩国语写作能力的最佳方法的建议。最后提出未来韩国语的教材还应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通过与一线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总结现场教学经验,以求达到提高韩国语教材开发的最优目标。

关键词:韩国语,教材发展,教材体系,人才培养,教材内容

1. 绪言

当前,中国的韩国语教育事业正处于磅礴发展的阶段。随着韩国语教学与研究的需要,中国国内围绕着韩国语的学术研究也日渐增多。这其中又以研究韩国语的语言学与教学方法方面的内容居多。而有关韩国语教材和教师发展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其原因是中国韩国语教学起步较晚,所开设高校有限。而中国的韩国语教材和教师发展的研究又大部分借鉴大学英语的研究方法,虽然进入1980年代以后,实践范围的外语教学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可以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及对于外语人才培养目标的新要求,加大对教材体系与教师发展的研究将成为今后韩国语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传统的教材体系以语法为纲,其编写体系早期渊源于语法翻译法,由于语法翻译继承了拉丁语教学的传统,又称传统法。传统的语言教学观认为,学习外语的首要任务便是了解和掌握所学语言的结构框架——语法。该派侧重于语言结构形式、透彻的语法分析和翻译。其主要目标在于发展阅读能力和翻译外语的能力。但翻译法不重视发展语音、语调、口语的教学,因而不利于培养言语交际能力人才。对此,英国的语言学家S·皮特·科德在《应用语言学导论》中也指出:“传统的语言教学法坚决主张正确性,注重语法规则的传授,而教学目标有限”。尽管各国学习外语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但其探索研究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尽最大可能激发学生在学习外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学生在外语教学过程中从被动掌握知识的“接受者”转变成对知识进行运用与发现的“开创者”。

目前,中国已经经历了5代的外语教材改革¹⁾,还处于发展阶段,而从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已有近百所高校开设了韩国语专业,但真正可以作为专业课的教材只有几种。而韩国从1959年开始正式编写出版对外韩国语教材至今,其出版的韩国语教材不仅数量大幅增多,而且教材内容也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几乎覆盖了语言学习的所有领域,其种类达到近千种。针对中韩两国在教材领域如此不成比例的现况,作为中国韩国语教育者有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也希望通过本研究让更多的学者和专家关注韩国语教材的开发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推动韩国语教师的专业水平发展。

2. 韩国语教材开发的必要性

2.1. 韩国语教材研究的意义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会产生“怎样教”和“教什么”的问题,同时学生也会产生“怎么学”和“学什么”的问题。这四个问题犹如横亘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一道深深海峡,也正是这一海峡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分隔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使之产生了“双盲”。那么如何才能打通这一条隧道,并使在隧道两侧各自独立作业的教师与学生能够相互协作、不断修正各自的作业方向,使最终的作业目标能够集中于一条近似的平行线上,是教材研究的意义所在。

1) 李雨华(2001)指出各代教材各有其特色。第一、二代教材,基本上以语法为纲,有的则吸收了结构主义的成分,强调句型操练,能力的培养则重于阅读,其他方面少有顾及。第三代教材开始重视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在继续注重语言基础训练和阅读能力的培养的同时,普遍加强了听力训练,对说、写、译也予以关注。教材突破一本书的传统开始向系列化发展。第四代教材更重视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教材的概念已从书本延伸到多媒体课件。陈坚林(2007)曾提出过大学外语第五代教材研发的构想,指出了第五代教材应该融听、说、读、写、译为一体,是一个综合性的、把信息技术与教材内容有机整合的外语教学系统。

目前韩国语教育处于大力发展阶段,想要更好的开发教材,一方面是分析和评价现在所使用的教材,以此为基础为开发更好的教材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了解学习者对教材的要求,因为教材是实现教育的主要要素,教材研究不仅是掌握教育的过去和现实的基本活动,也可以帮助提供未来教育的方向²⁾。

教材的功能有揭示教学目标,实现教育过程,诱发学习动机,并能提供学习内容、标准的语言、教学方法、教学资料、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同时教材也是教师和学习者的媒介,可以提供教学评价的根据,如此确保教授内容的一贯性,也具有对比评价资料和练习加强巩固等功能,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课程水平的一贯性。

教材发展的同时也会促进教师的发展,因为教材作为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学生们通过教材上的知识和问题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质疑精神、探索意识,进而他们也会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思考和提问,或因对所学知识点的质疑,而求助老师的帮助,老师为了能很好的解答学生,就必须要在课前进行大量的问题预设和学习,以便准确地解答学生的问题。而此循环式过程正是以教材为中心进行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2.2. 韩国语教材开发的时代要求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时代要求,以及社会对外语人才的要求等目标作为研究的方向,传统的教材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阅读和翻译技能的培养上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能在传统的教材基础上,加大对听、说等语言表达能力和独立性、创造性、探索意识、实践能力的培养,以求达

2) 서종학·이미향·박진욱(2017), 《한국어 교재론》, 한국문화사, 19쪽

到新时代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教材功能之所在。虽然最近的教材编写有了显著的变化和改进,但时代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目标不断提升,需要教材也要快速更新换代。

教材改革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反映,我国教材改革顺应世界教材改革的大趋势,符合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的新要求。改革发展的动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时代发展对教材提出的新要求。当今时代的特征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知识倍增、更新迅速快,因此要求教材也要不断更新,尤其在教材内容、教材设置和教材结构等方面,更应趋于科学化、时代化、规范化,以适应培养现代社会人才的需要。还有面对知识爆炸,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急剧加快,国际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等现况,教材的改革更是迫在眉睫。

新时代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知识方面的要求,还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正如印度伟人甘地在谈到摧毁人类文明的三个方面时指出的:“不讲原则的政治、不劳而获的财富、人云亦云的知识”是罪魁祸首。其中,人云亦云的知识,正是窒息学生创造性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科学发展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不断探索和创新。科学认识是求知、求真、求实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贯穿着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的交互作用。

加强韩国语教材建设,改革教育教学内容,就是要解决好教师教什么、怎么教,学生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这是外语教育的核心问题,也是整个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

3. 中、韩两国韩国语教材开发的历史和现况

3.1. 中国的韩国语教材开发的历史和现况

中国国内将韩国语正式作为外语教学是从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至今已有27年了,在这期间两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活跃,开设韩国语的高校不断增多,各种各样的教材也相继开始开发和出版。下面是整理的不同时期教材情况和特征。

Table 1: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ion of Korean Textbook Development in China

| 时期 | 开设学校 | 代表的教材 | 特征 |
|----------------------------------|---|--|--|
| 1946-1972 ³⁾ 年 萌芽期 | 北京大学,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 延边大学, 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开设朝鲜语专业 | 无正式出版和自主编写的教材 | 教材: 学科开设初期无正式出版的教学资料, 只将朝鲜的小说作为阅读资料。教材内容还包括语法, 翻译 教材特征: 教材的内容实用性不强比较单调, 无趣味性。 教学方法: 以提高阅读能力的阅读法和书面语翻译为主。 |
| 1973-1990年初 成长期 | 大连外国语学院增设朝鲜语专业 | 김상원, 하진화 (1975) 《朝鲜语基础》, 허동진 (1980)《朝鲜语自习读本》, 이득춘, 김상원 (1983)《조선어 방송 강좌》, 김상원, 이득춘, 하진화, 박충록(1990)《朝鲜语基础教程1、2、3》, 강신도(1991)《基础韩国语1、2、3、4》, 이득춘, 김상원, 박태형(1992, 1993)《初级朝鲜语基础》、《中级朝鲜语基础1、2》 | 教材: 无正式的基础教学资料, 只根据朝鲜的词汇和语法体系编撰教材。 教材特征: 韩国语教育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教材发展不够完善, 因此教材的内容实用性不强比较单调, 无趣味性。 教学方法: 由语法、翻译式教学法开始转换为听、说、读式的教学法。 |
| 1990年-1999年 发展期 | 从1992年中韩建交到1999年中国国内共有36所高校开设朝鲜(韩国)语专业 | 25所高校联合编撰出版(1996)《标准韩国语》, 허동진(1994)《韩国语实用语法》, 장민, 황일선(1995)《韩国语口语教程》 | 教材: 个别学者和高校自主开发教学用教材。 教材特征: 使用出版以“韩国语”命名的教材, 以日常生活内容为中心, 重视实用性。 教学方法: 语法, 翻译式与听, 说, 读的教学法相结合。 |

3) 齐晓峰(2008), 韩国语教育现状、问题与发展构想,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15页

| | | | |
|-------------------|----------------------|---|---|
| 2000-2010年 飛跃期 | 共计120所高校开设朝鲜(韩国)语专业 | 이선한 등(2000)《韩国语1、2、3、4》, 회희수 등(2000)《初级韩国语(上、下)》, 《中级韩国语(上、下)》, 《高级韩国语(上、下)》 강은국, 강보유 등(2005)《初级韩国语(上、下)》, 장민, 박성기(2003)《大学韩国语会话教程》, 회희수, 유춘희(2003)《韩国语实用语法》, 유영복(2002)《韩中翻译教程》, 장광군, 임흥재(2006)《标准韩国语教材1, 2》, 金永寿(2008)《韩国语1, 2》 | 教材：高校开始正式出版自主教学所使用的教材，并在高校内广泛使用。出版会话，词汇，语法，精读，翻译等不同领域的教材和经贸，观光等特殊目的为主的教材。 教材特征：以日常生活内容为中心，重视实用性，趣味性。 教学方法：以人际交往教学法和综合教学法为主，兼顾语法，翻译和听，说，读，写教学方法。 |
| 2011-2017 稳定期 | 共计120多所学校开设朝鲜(韩国)语专业 | 安炳浩, 张敏, 权今淑(2016)《标准韩国语1、2、3》, 尹允镇(2013)《中韩交流标准韩国语》 | 教材：中国国内新出版的教材较前一时期偏少，更多使用韩国本土开发出版的教材。 教材特征：以日常生活内容为主题开展会话练习，重视实用性，趣味性，拓展思维训练，教材结构形式多样。 教材方法：注重人际交往的教学法和综合教学法，兼顾语法，翻译和听，说，读，写的教学方法。 |

*本表是作者参考황진재(2011)“중국 내 한국어 교재 분석 -대학용 초급 정독교재를 대상으로”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萌芽期(1946-1972年中期)：这一时期因当时的环境比较特殊很难正式开发教材，故每个学校所使用的均为自编教材。在此期间中国很少与欧美国家进行文化上的交流，所以没能引进以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听说读式的外语教育法。这一时期的外语教学以语法、翻译为主，并且所选择的教材内容均以政治标语为核心，课文是以在朝鲜出版的

小说为主要内容。

成长期(1973-1990年初)：根据一部分学者的倡议开始开发韩国语教材，代表的教材是김상원, 하진화(1975)《朝鲜语基础》, 이득춘, 김상원(1983)《조선어 방송 강좌》。这一时期开发的教材整体上即依据了结构主义理论，同时也能适合听、说、读、写的外语教学的发展要求，但也有不足之处。第一，内容为主的排列和整体的教材结构不能形成體系。第二，课程内容范围较窄，内容单调无趣。第三，强调语法，教材所选用的语言不具有社会性和生活性，实用性不足。第四，练习过于简单重复。第五，因这一时期中国很少与韩国进行文化上的交流，故所编撰的教材还是以朝鲜的词汇和语法體系为主。

发展期(1990-1999年)：这一时期随着中韩开始建交，不仅中国高校韩国语专业开始急增，而且韩国语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加大，因此使得韩国语教材开发出现了高速发展的势头。北京大学、延边大学等一部分高校里开始开发和使用自主教学用教材，国内大部分高校所使用的会话教材是由韩国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庆熙大学等韩国教育机关编写的。并且学习者因为喜欢学习正统的韩国语，因而更多地选择以“韩国语”命名的教材。这一时期国内首次正式开发的韩国语教材是由北京大学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等25所高校共同编撰的《标准韩国语》。与前一时期不同在选择教学内容上更注重日常生活为中心的主题。所使用的语言也以日常生活用语为主，并且也有韩国教授参与编撰，因此这套教材主要是以韩国的词汇和语法体系为基础编撰而成。

飛跃期(2000-2010年)：这一时期高校将之前自主编写并使用的教材开始修改并正式出版。高校教师们也开始共同出版教材，包括会话、词汇、语法、精读、翻译等不同领域的教材，另外，经济贸易、观光等特殊目的为主的教材也开始大量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的이선한(2000)《韩国语1、2、3、4》和延边大学회희수

(2000)《初级韩国语(上、下)》、《中级韩国语(上、下)》、《高级韩国语(上、下)》等教材。这些教材都在教学内容中考虑到学习者的需求,因此所设置的主题较为多样化,并以韩国语词汇、语法体系为基准进行编撰,同时在教育目标、教育过程、学习内容等方面都比前一个时期的教材有明显的发展。

稳定期(2011-2017年):这一时期比起前一时期新出版的教材偏少,大部分高校更多使用韩国本土开发出版的教材,并注重人际交往的教学法和综合教学法,兼顾语法、翻译和听说读的教学方法。这一时期主要有北京大学的安炳浩,张敏等编撰的(2016)《标准韩国语1、2、3》、尹允镇(2013)《中韩交流-标准韩国语:初级1、2》等教材以及之前出版的再版教材。这一时期中韩交流很是频繁,国内的高校和韩国高校联合办学,共同培养学生,甚至于由韩国政府等教育机构提供奖学金供中国的学生到韩国语留学的机会也不断增多。另外,韩国的教育财团每年会定期提供给中国的高校有关韩国语语言文学相关的书籍,如此极大的促进了韩国本地书籍的广泛使用。但是现在所开发和使用的教材在单元结构、教学内容上仍然很难脱离传统的语法、翻译、听说读的教育模式,特别是国内外开发出版的韩国语教材种类繁多,但真正适合中国国内韩国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教材少之又少。其原因首先为从韩国本土引进的教材大部分是由高校内的韩国语教育培训中心的老师共同开发出版的教材,多是以交际能力为培养目标编撰教材,所以内容上不太适合国内高校培养专业的韩国语人才的要求,很多的内容更适合在韩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学习,而在中国学习此教材内容上存在很多局限性。

目前,中国国内韩国语教材的种类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中国本土教材,二是从韩国引进的原版教材,三是中韩共同开发的教材。而中国国内又分朝鲜族编撰、朝鲜族与汉族共同编撰和朝鲜族、汉族、韩国人共同编撰的教材⁴⁾。从韩国引进的教材主要是由韩国知名大学的韩国语教育

4) 共同开发的教材直到现在只有由中韩25所高校共同编撰的《标准韩国语》教材,此教材

机关开发的综合教材。这些教材被引进后,也有按原版内容直接出版使用,或是将语法、词汇等部分用汉语进行标注出版使用,另外也有考虑到在中国的韩国语学习者的特征进行适当的改编出版使用。

3.2. 韩国的韩国语教材开发历史和现况

韩国国内从1880年就开始出版发行韩国语教材,但编写教材的人都是国外的传教士和学者们,而由韩国自己的专家正式开发韩国语教材是从1945年光复以后开始的。1959年由27名传教士作为学生组建的延世大学韩国语学堂开启了以韩国国内教育机关和国外韩文学校为首的教育团体开发编撰教材的先例。下面是整理的韩国不同时期的教材和教材特征。

Table 2: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ion of Korean Textbook Development in Korea

| 时期 | 开设学校 | 代表的教材 | 特征 |
|------------------|---------------------------|--|--|
| 1959-1975年 初期 | 延世大学 开设韩国 语教育课 程 | 박창해(1960) 《An Intensive Course in Korean 1》,(1967) 《An Intensive Course in Korean 2》 | 教材:教材结构体系性强,每个单元包括:发音、语法、句型、对话、练习。 教材特征:以人际关系的主题为主,会话内容不具灵活性。 重文化、轻语法、词汇。 教学方法:听说读式的教学法 ⁶⁾ 。 |

是由中国和韩国从事韩国语教育的102位专家共同编撰而成的,且在1996年到2000年初被国内大部分高校的韩国语专业作为精读教材使用,到目前为止已印刷3版了。

5) 백봉자(2001), 교재와 교수법을 통해 본 한국어 교육의 역사와 과제, 《외국어로서의 한국어교육》25-26집, 연세대학교 언어연구교육원 한국어학당, 15쪽
교사는 전 시간의 교과 내용을 문법과 어휘 중심으로 점검하고 학생들이 제대로 숙지하고 있는지 질문으로 알아본다. 새 단위를 시작하기 위해서 교사는 회화를 두 번 정도 정확한 발음과 보통 속도로 읽어주고 학습자들은 책을 덮은 상태에서 교사의 발음을 잘 듣는다. 그 다음 교사를 따라서 "외우기"연습을 한다. 청각구두 교수법에서 모방과 습관들이기는 기본이다.

| | | | |
|-----------------------------|---------------------------------------|---|--|
| <p>1976-1988年初 准备期</p> | <p>韩国外国语大学, 梨花女子大学, 高丽大学增设韩国语教育课程</p> | <p>박희태 (1976)《한국어의 달인》, 강윤호·김명희(1979)《한국어》, 高丽大学韩国语文化研修部(1986)《한국어 1-6》, 《한국어 회화 1-6》</p> | <p>教材: 韩国国内高校的韩国语教育中心开设韩国语教育, 并开始开发韩国语教材。 教材特征: 以日常生活内容为中心, 注重人际关系。但缺乏对韩文的生成和特征以及韩国文化相关内容的说明。 教学方法: 听说读式的教学法。</p> |
| <p>1989年初-2000年 飞跃期</p> | <p>国内知名高校开始陆续开设对外韩国语教育课程</p> | <p>延世大学韩国语学堂(1992-1994)《한국어 1-6》, (1999)《한국어 읽기 1-6》, 首尔大学语学研究所(1992-1993)《한국어회화 1-6》, 高丽大学韩国语文化研修部(1989-1992)《한국어회화 1-6》, (1989-1992)《한국어 1-6》, 梨花女子大学语言教育院(1998-2006)《말이 트이는 한국어 1-5》教育中心(2008-2010)《재미있는 한국어 1-6》, 이상태·김영미, 이미향, 서종욱, 송현주(2003)《재미있게 배우는 한국어 1》, 釜山大学国际交流研究院(2007)《친절한 한국어》, 韩南大学韩国语学堂(2004)《한국어》, 首尔大学语言教育院(2000-2006)《한국어 1-4》, 김혜영(2006)《한국어 1-4》, 강태천(2007)《한국어 1》, 김성섭, 방성원, 김지형, 이성희(2002-2007)《한국어 1-6》, 정대현, 김주연, 손재은, 이희정, 화세레나(2007)《한국어 1-3》, 이원규, 전수정, 조미경(2007)《한국어 1-3》, 이영숙, 이유미, 김정훈(2008)《한양한국어 1-2》, 汉阳大学国际语学院(2010-2014)《한양한국어 4-6》, 东国大学韩国语教育中心(2008-2011)《함께 배워요 한국어 1-4》, 国际教育院韩国语教育部(2004)《혼자 공부하는 한국어 1-4》</p> | <p>教材: 各高校韩国语教育机构开始大量出版韩国语教材, 并在韩国语教育机构内广泛使用。高校韩国语教育机构以出版精读为主, 其它口语、词汇、语法等不同领域的教材和经济贸易、观光等特殊目的为主的教材也大量出版。 教材特征: 以日常生活内容为中心, 重视实用性, 趣味性, 增设主题对话。 教学方法: 以人际交往教学法和综合教学法为主, 并与听说读写教学方法相结合。</p> |

| | | | |
|---------------------------|----------------------------|---|--|
| <p>2011-2017年 完善期</p> | <p>韩国国内几乎所有高校开设韩国语教育课程</p> | <p>东亚大学语言教育院(2015)《동아한국어1上、下; 2上、下》 西江韩国语教育院(2015)《서강 한국어(7-8)》, 首尔大学语言教育院(2012-2015)《한국어(1-12)》, 채영희(2011)《신나라 부경한국어(1-7)》, 淑明女子大学韩国语教材委员会(2011-2015)《아하한국어(1-3)》, 中央大学韩国语教育院编撰委员会(2012)《알기 쉽고 재미있는 중앙한국어(1-8)》, 梨花女子大学语言教育院(2011-2012)《이화한국어(1-9)》, 오정선미, 오승연 등(2015)《한국어1》, 庆尚大学国语文化院(2011-2015)《한국어1-4》</p> | <p>教材: 各高校韩国语教育机构继续编写出版韩国语教材, 并在韩国语教育机构内广泛使用。高校韩国语教育机构仍以出版精读教材为主, 其它口语、词汇、语法等不同领域的教材和经济贸易、观光、韩国语能力考试模拟题等特殊目的为主的教材也大量出版。 教材特征: 以日常生活内容为中心, 重视实用性, 趣味性, 拓展思维训练, 教材结构形式多样。 教学方法: 以人际交往教学法和综合教学法为主, 并与听说读写教学方法相结合。</p> |
|---------------------------|----------------------------|---|--|

*本表是作者参考서종욱·이미향·박진욱(2017)“《한국어 교재론》”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第一阶段(1959-1975年)是韩国语教育的初创期, 这一时期因韩国国内经济开始复苏, 主要使用的是由西方和日本出版的开化期教材, 初创期教材特点为韩英对照, 语音教学以音韵结构为教学中心, 教材讲解细致、丰富, 非常注重语音教学, 语法教学以助词和词尾为中心, 结合简单地例句和讲解, 教材编撰注重实用性, 在教材中添加了关于文化的内容, 会话内容不具有实用性, 脱离了日常生活。这一时期教学方法采用听说读式的教学法, 教学内容以人际关系的主题为主, 作为会话实用性不足。并且在教材中的语法、词汇、句型等存在很多的错误, 有些词汇不太适合实际的人际关系。另外, 口语和书面语也不能很好的区分开来。1959年延世大学韩国语学堂的设立具有非凡的意义, 韩国人取代传教士成为韩国语作为外国语教育的主力, 开始有体系地进行对外韩国语教学。

第二阶段为准备期(1976-1988年)。这一时期为韩国经济的腾飞期, 在

韩国韩国外国语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和高丽大学等知名高校也陆续开始增设对外韩国语教育。韩国国内的学者和教育机构开始正式编撰和出版韩国语教材,代表的教材有박희태(1976)《한국어의 달인》,강운호·김명희(1979)《한국어》,高丽大学韩国语文化研修部(1986)《한국어1-6》,《한국어회화1-6》等。这些教材的特征以日常生活内容为中心,注重人际关系。但这些教材中缺乏对韩文的起源和特征的说明,有关韩国文化相关内容也没有涉及。另外,教材编写更多的强调编写者的主观性,没能考虑到非母语学习者的语言习惯和文化需求,文化间的沟通方法也不够全面,例如,学习者所需求的词汇、语法表达等没能充分的考虑,而只是主观地从编写教材的人自身对于教材的编写认知出发来编写教材,这种现象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很难达到以客观的、中立的视角编写教材。教学方法仍然是以听说读式的教学法为主。

第三阶段为飞跃期(1989-2000年)。198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举办使得韩国国际地位提高,韩国的文化历史得到全球各国的认可,韩国语教育也受到关注。以1986年高丽大学韩国学中心为首,先后出现了梨花女子大学韩国语语言教育院,西江大学韩国学中心,庆熙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附属韩国语教育机关。因此在韩国语教育界,延世大学韩国语学堂和1963年设立的首尔研究所是韩国语教育发展期的先锋代表。这个时期的教材大体分三类:一是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语言学习者而开发的以语法为中心的教材。二是根据听说读教授法,注重日常交流为主,并能将会话的内容、语法的解释以口头进行教授的教材,其代表的是延世大学教材《한국어1-6》。三是重点放在语法上,这些都是在教学内容上能全面地反映生活的各个场景,练习活动和作业也能有效帮助学习者进一步理解巩固语法的教材。代表教材是梨花女子大学编写的《말이 트이는 한국어》。

第四阶段为发展期(2001-2010年)。这一时期韩国语教材发展迅速的

原因是开始由个人的自主开发教材转向团体共同开发教材,而且这一时期的教材质量也超越以往的水平。这一时期教材的特点是从以语法为中心的听说读中脱离出来,展现了以交流沟通为中心的教授方法和课题解决教授方法,而且语法说明和练习问题也很充实,材料提供在量上和质上都得到了满足。另外,有些教材还提供了学习者学习用的练习册和教师参考书,在将教材的结构分成听、说、读、写四个领域的同时,又相互整合,形成了分离和整合既相互排斥又有机结合的特点。

第五阶段为完善期(2011-2017年)各高校韩国语教育机构继续编写出版韩国语教材,并在韩国语教育机构内广泛使用。高校韩国语教育机构以出版精读教材为主,其它口语、词汇、语法等不同领域的教材和经济贸易、观光以及针对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特殊目的为主的教材也大量出版。这一时期的教材与前一阶段一样还是以日常生活内容为中心,重视实用性,趣味性,拓展思维训练,教材结构形式多样。在教学方法上仍以人际交往教学法和综合教学法为主,并与听说读写教学方法相结合。

在韩国随着韩国语教育的发展,高校开始设立对外韩语教育专业,将其变成了一个学术性的领域,教师的地位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除此之外,从1997年开始的韩国语能力考试也已成为衡量外国人韩国语水平的重要考试。

但任何的发展都有不足之处,目前韩国语教材几乎都是在韩国编撰的,因此在其他国家使用此教材教授时会感到一定的局限性,使用起来也会很不顺手。教材中不仅错误较为常见,漏掉的知识点也很多,翻译也不够地道,语法说明更是存在很多的错误和不统一,而且学生们对于听力的录音也不是很满意⁶⁾。

6) 서종학·이미향·박진욱(2017), 《한국어 교재론》, 한국문화사, 21쪽

3.3. 中、韩两国韩国语教材发展差异及根源分析

韩国从1960年开始到1990年以前,所出版的韩国语教材都是通过听和说的教学方法进行反复熟练目标语句型。但1990年中期以后交流沟通开始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影响着韩国语教育界,由此开始重视让学习者根据课题进行能动性的活动。在韩国到1990年以前的韩国语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是针对所学语法进行造句,而从1990年以后提高交流沟通能力是学习韩国语的首位。随着教育的目标不断变化,教学大纲的模型和活动类型,以及教师和学习者的作用也有所提高,这样的课程设计再次促进作为教学资料的教材不断发展和变化。而在中国因为韩国语作为专业开设较晚,又因所开设的韩国语专业的高校有限,使得韩国语教材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况。

通过以上对中韩两国韩国语教材发展的历史进行对照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韩国国内在韩国语教材发展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带动了韩国语教师的发展,但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韩国语教材却没能达到预想的发展,其根源在哪?韩国的发展动力和根源在哪呢?为什么短短的20年时间里在韩国的韩国语教材能发展得如此惊人呢?具体的原因可细分如下:

3.3.1. 制度

1) 高校教师聘用制度

中国高校以有编制的专任教师为主,很少聘用时间讲师或临时教师。而韩国高校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除了聘任具有正式编制的专任教师以外,还会聘用大量的时间讲师或临时授课老师给学生上课。虽然目前中国高校也开始对新进教师实行预聘制,但还只局限于一部分学

校,没有能够广泛普及。另外,在韩国大部分的外国留学生都是在高校的语言学堂或语言教育中心学习韩国语,这里的教师大部分是以时间讲师为主,因此他们只需要对教学负责;而在中国的高校里绝大部分实行的是专任教师制,专任教师既要负责教学,还要完成聘期内规定的各项考核任务,包括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科研,甚至还有管理学生等诸多额外的工作。反观韩国更多的教学以外的工作则由学科助教担任和负责,因此减少了专任教师许多额外的工作时间,也使得教师能利用更多的时间从事编写教材和撰写科研论文等科研工作⁷⁾。

2) 高校教师考核标准

在中国高校老师都是具有编制的专任教师,故多以申请项目的级别、金额以及论文发表的等级作为满足职称晋升和考核的条件。与出版专著相比,教材在科研成果的评定等级上明显偏低,又加之编写教材费用耗力周期较长,故中国高校教师大多不太愿意选择编写教材。然而在韩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因对时间讲师的考核标准较为多样化,因此作为一线教师很积极地通过自身教学经验来编写更适合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教材,同时也能达到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的目的。

3) 图书出版制度

学术著作是众多类别图书中的一个特殊种类,即相比较而言,学术著作的社会效益要显著地大于其经济效益,学术著作的印刷量一般都很难达到图书盈亏平衡点的量,因此只能是“亏本”经营。而且,从选题策划到图书营销,整个出版流程,学术著作的操作难度也比较高。因此,在中国从作者撰写、修改书稿到图书出版,周期也相当长,从而降低了学术著作出书数量,而且在出版以前还要进行严格的行政审查等一系列的评审,如此

⁷⁾ 张小红等(2004),中美高校教师聘用制度的比较与思考,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期

长的周期也会让想出版教材的教师望而却步⁸⁾。

4) 学术制度

韩国的学术要求更多的受欧美国家的影响, 比较开放自由, 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完全是自主探索进行研究, 而中国因教育体制不同, 学生们大部分习惯于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展开研究, 一方面是担心自己所选的研究主题不够新颖, 另外也担心脱离了导师的研究范围可能会很难达到毕业要求的水平。如此使得研究的真正意义不够突出, 也使得学生不能很好地理解真正的研究目的。最终没能形成良好的学术求精精神。故在学术的探究上还需不断加强。另外, 编写教材需要整个团队一起努力, 这就需要具有很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在这点上韩国的团队意识更为明显。

3.3.2. 政府出版支持

韩国编写教材, 无论是政府、学校、社会(出版社等机构)都会在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而在中国则需要自己通过申请科研或教学项目来获取出版费用, 而申请这样的项目一方面需要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 还要受到诸多外界的因素影响, 而且申请成功的概率较低, 很难如个人所愿达到一申请就通过, 因而有些高校教师会选择自己出钱来出版。如此一来相对于韩国从计划到出版的时间更长, 也会导致编写教材的想法渐渐被冲掉, 进而改成通过写论文来完成职称考核。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中国韩国语教材面临着编写与科研相脱节的矛盾, 编写人员较少从事专门科研, 而科研人员又仅仅专注于自身的科研领域, 较少问津教材编写, 即便参与编写教材也很少能有效地将科研成果融入教材。如此的恶性循环导致了中国在韩国语教材发展方

面存在诸多不足, 这些不足的产生需要不断完善, 而如何进行完善一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的高校制度, 同时也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调整。具体来说应减少专任老师教学、科研以外的工作, 让教师能利用更多更为集中的时间进行教材的编写等科研工作, 而管理学生等工作可以由学生助理等专职人员负责, 如此使得科研成果与教材相结合会更好的促进韩国语教材的发展, 只有这样教材和科研成果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另外, 也要呼吁政府能进一步改善学术和出版等制度, 同时让高校实行学校自治, 教授治校, 学术自治的管理模式, 以此使更多的高校教师投身于韩国语教材发展之中。另外, 在中国韩国语教材编写应引起专家的重视。在提高教材适用性的同时, 不断提高教材的科学性, 使得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及时运用到教学中去, 满足社会对韩国语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 教材在组稿、编写时应及时了解该领域前沿内容, 了解该领域前沿的专家、学者以及学习者的意见, 并积极组织相关研究人员参与编写。

4. 中国韩国语教材开发的新思路

外语能力即包括基本的人际交际能力, 也要具有认知学术语言能力、跨文化及跨学科交际的能力。根据中国现阶段发展需求应将培养目标由“技能型为主的专门化外语人才”调整为“复合型、创新型的外语人才”, 着力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的人才。如此使得学生“不仅要接受教育”, 而且“还要真正学到知识, 提高能力素质”, 能够变知道为知识、变知识为智慧, 成为汇通中外精神思想、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造力的优秀人才⁹⁾。

8) 周建华(2005), 优秀学术著作出版的困境与对策, 中国出版, 51页

9) 曹德明(2015), 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外语教育第十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2-3页

但目前外语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存在很多不足,韩国崇(2019)指出目前高校学生的外语仍以应试性学习为目标,缺乏应用性跨文化交际能力。韩国语的教育与学习中也同样面临着此类的问题,其中教材开发的滞后性已成为阻碍韩国语教育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¹⁰⁾。王丹(2008)曾指出韩国语教材与教学的内容关联性不强、缺乏文化要素、语法表达不统一、结构不完全等问题¹¹⁾而齐晓峰(2008)也提出精品教材和高级阶段的教材存在很大的缺口¹²⁾。徐永彬(2001)则以文学教材为例指出教材中的作品因语言表达与现代韩国语有所差异,导致中国学生很难理解和产生兴趣¹³⁾。

在中国的高校更多的学生是将韩国语作为专业来学习,这些学生通过4年的专业学习,最终在口语表达和写作水平上不仅要达到高级(6级)水平,还要在语言学和文学等领域进行理论学习,最终要用韩国语撰写毕业论文,才可毕业。因此在中国高校学习韩国语一方面要注重语言表达,而更重要的是用韩国语进行论文写作。

目前教材发展虽然已到达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学生在使用教材后,所体现出来的韩国语能力还没能完全达到这一时代要求¹⁴⁾。有些教材过度偏重口语而没能将写作能力得到很好的提高,即使涉及,所培养写作和思考的方法还不够科学。未来韩国语教材的开发应加大学生交流沟通以及写作能力的培养。如何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内容和方法是教材发展的重要所在。因此根据以上的综合考虑制定以下方案。

首先在教材中针对交流和沟通所要涉及的领域确定为听和说,即,口

10) 韩国崇(2019),“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英语广场,31页

11) 양단(2008), 중국에서의 한국어교육의 현황과 전망, 한국어문학회학술포럼, 24-35쪽

12) 齐晓峰(2008), 韩国语教育现状、问题与发展构想,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17页

13) 서영빈(2001), 중국에서의 한국어교육, 교육연구, 211-215쪽

14) 即培养目标由“技能型为主的专门化外语人才”调整为“复合型、创新型的外语人才”,着力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的人才。

语和听力内容。第二是针对写作的训练包括语法、词汇、阅读、写作。在此阅读和写作即可分开亦可合并指导,因为通过一定材料进行阅读,并根据阅读来进行写作是提高韩国语能力的最佳方法与目标。具体内容如下:

4.1. 口语——打造全域口语训练的新方法

作为韩国语专业的学习者,韩国语是除了汉语、英语以外的语言,如果想要在口语表达上表现突出,发音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学习。而在韩国语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最先学习的就是发音,而发音的学习应贯穿韩国语学习的所有阶段,因为在初级阶段对于发音的辨别能力相对比较薄弱,而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多,发音学习往往被忽视,因此在教材发展中应在不同阶段提供相应的发音指导。初级阶段可以模仿英语标注发音,把韩国语中的发音规则直接标注到每个单词后面,便于学生在初级阶段通过视觉的效果达到完全的认知,最终达到脱口而出的能力,同时也能有利于提高学生发音的准确性。此方法可以在初学上即第一册书中运用,优点:一是可以让学习者快速掌握这种发音规则,二是可以让学习者在刚开始学习时就习惯这种发音特点,三是为学习者以后的口语和听力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标注如下:

例如: 한국어[한구거] 읽다[익따] 밟다[발따]

另外,针对韩国语发音中的音变现象也应该进行系统的讲解。在学完初级的发音规则后,学生在听和说的过程中通常会发现与已知语音规则不相符合的发音现象¹⁵⁾,如果只是对这些零碎的发现进行强行记忆,很可能导致到后期出现混淆或是一知半解的状况,且这可能会损伤学生对

15) 例如: 口语中经常将终结词尾“-고요”发音成“-구요”。除此以外还有将“-다고요”发音成“-다구요”,把“-더라고요”发音成“-더라구요”等。

口语发音的自信心。因此建议从初级下（初级上先掌握基本发音规则）开始到高级在教材上对韩国语中的音变现象进行详细的系统的梳理和解释，并给出充分的举例。如果在课文中出现了含有音变现象的单词也可以标注出来，养成学生对音变的敏感性，逐渐形成习惯最终达到完全和准确地掌握。

目前，针对口语教学的教材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有教材中都会涉及到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表达，但因为中国高校的学生在本国学习缺乏语言环境，另外课堂上因学生人数较多练习口语的机会比较少，因此口语能力的提高不是很明显，特别是到了中、高级阶段很难将口语水平得以明显的提高。因此在教材开发的同时应注重开发针对会话练习的APP等网络手段。目前，手机是每个成年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如何将教材的口语练习和互联网进行联系是今后教材开发的主要方向，也是最好的方法。如能在手机上(移动终端)将教材的学习内容直接展现出来，通过建立线上打卡互动及线下交流机制，一方面便于学习者随时随地练习口语，另一方面也让教师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学习者的学习情况，如此可以让学生利用线上线下的方式加强口语学习。

口语练习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多元化的视频素材让学生进行模仿，如电影、电视剧、新闻和纪录片体裁的交叉使用；历史、政治、文学、社会生活等多领域的接触。一方面可以训练学生在不同语境下对口语的感知能力和表述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口语学习过程中的枯燥乏味，让学生能够真正融入素材的情景中，自然而然地学会更多的口语表达方式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灵活运用。此外，素材的选取也要掌握一定的“度”，选择长度适中，难易度合适的素材以供不同阶段的学生使用，可以更好地发挥视频素材在口语教学中的作用。

4.2. 聽力——强化聽力的导入作用

聽力对于提高学习者的语言沟通能力和交际能力很是重要。聽力的学习应在每一课的开始也就是导入部分进行，应根据聽力内容提出3-5个问题，便于学习者更为认真、仔细的聽，以达到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但也要避免用聽力作为导入，模糊学习者的学习重点。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为是聽力部分，就直接跳过，这使得本来最应该重点学习的部分却没有好好学习。因而在聽力导入的同时，适当地添加课文内容。也可將聽力和口语结合起来一起开发APP等练习方法。例如，將教材内容与APP相结合¹⁶⁾，打造听力与口语“一体化”的评测机制，在聽力训练功能区添加口语转述环节，并根据学生对聽力信息获取的完整度，以及口语转述的标准度，进行综合性评测，在练习聽力的同时，提升口语表达水平。

针对中级和高级水平的学习者，可以通过APP数据资料库的构建，增添诸如历史，文化，会议座谈等原声资料，引导学习者在获取音频信息，以及交替传译信息处理过程中，有效增强语言能力及口译能力。

目前教材中的聽力内容大部分都是编者根据该章节内容编写并录制的，这虽然与学生的学习进程和内容相符合，但其实与语言环境(如韩国)中真实的日常生活对话还是有一定距离。建议从中级开始根据每一单元的主题从韩国的新闻、综艺、采访中截取相关部分，制作成1-2个聽力放在每单元结束处(听力时长应约等于课文的两倍)。这不仅有助于增加学生的词汇量和聽力水平，更有利于对韩国社会的各方面真实情况的了解。

聽力中的“听得懂”主要建立在“看得懂”的基础上，当一个聽力文本

16) 目前在中国针对学习外语的APP开发了很多，在实用性、标准型、趣味性上也有很大的改进。但韩语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线学习韩语的机构以新东方，沪江网校，孚咖韩语等，这些机构的特点历史较久和影响力大，备受中国学生的青睐。

中学生能看懂的部分不能够超过70%，那么在聽力理解的过程中就有困难。因此，在进行聽力训练时，要注重选取与学生发展能力相匹配的聽力内容；聽力完成之后，也要注重对聽力文本进行回看和复述的过程，对聽力文本中的关键信息点加粗显示，引导学生捕捉关键信息以及提升将所听内容进行二次转化的能力。

4.3. 语法——加强语法的偏误研究

韩国语的语法较之汉语更为繁琐、复杂，韩国语句子里，语法无处不在，并对语言表达含义有着重大的影响。各阶段的语法设置比例还不够科学，初级应有所增加，中级应适当减少，高级则以自学为主，通过写作体现学习的效果。目前，初级教材设置的语法点过少，特别是在初级下阶段，且不够体系和规范，这对于仅仅是有兴趣的自学学习者来说，比较适合，但对于韩国语专业学生或者是打算深入学习的非专业学生来说很难达到专业水平。而中级阶段的教材因语法难度陡然加大和增多，特别是表达意思和用法相似的语法很难区分，使得学习者很难接受。语法的各个阶段的内容应循序渐进，难度也应逐步加大。另外，有些语法会出现与实际运用上的差异，如是否能加过去式，是否能加某一人称，虽然实际运用与语法教学之间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教材中如可以向学生展示实际使用中的差异，以此提高学习者在实际使用时的准确性。还有应在语法说明上添加口语和书面语的说明，如此会让学生在日常运用中更加规范。而语法的说明也应准确无误，通俗易懂，便于学生理解。未来韩国语教材应注重一定阶段内的语法归纳与总结。当下韩国语教材中的语法学习部分，各章节的语法知识分布仍存在有较为零碎的情况，并且各语法间的关联度较小，基本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存在。因此，若能定期在不同章节进行整合归纳与对比分析，将会更好地引导学习者构建清晰的语法知识框架，

进一步加深对语法知识的理解及应用。

在选编语法时，应注重考虑语法的实际应用性，选择在韩国使用范围广、频率高的语法，而不是一些韩国人自身都很少使用的语法。中高级之后语法的数量要减少，定位要精准，过多意义重复、结构相似的语法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模糊不清。

教材每单元后可以适当附一些基础的语言学概论知识，例如韩国语（黏着语）和汉语（孤立语），词法和句法的相关内容等等。这些基础知识有助于学生透过语法表面的呈现形式，追根溯源，深入透彻地理解语法内部所包含的语言学原理，同时也为中高级阶段学生学习韩国语概论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教材中对高级语法进行解释的时候，除基本语义之外，也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进行剖析。一方面可以列举出与之意义相近的初级语法，让学生在意义相同的情况下对多种语法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和记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语法的含义，也能够区分清楚多种意思相近的语法，比较其中细微的差异。

例如：“-는 바람에”和“-는 통에”

另一方面，对于较为复杂的语法，可以列举该语法的源头，推敲语法在演变过程中的规则，以及最终实现的表达意义，有助于学生了解语法的构成，能够将复杂的语法结构与其表意更好地结合起来，代替死记硬背。

例如：“-고 나니까”和“-고나서, -(으)니까”

4.4. 词汇——細化語彙習得的方式

词汇作为韩国语学习的基础很是重要，传统的学习方法是将所学的词汇反复记忆，以求达到完全熟知的程度。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词汇查找变得更为便捷，学生在词汇学习方面显得不太主动，经常出现写错或说错

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应改变传统的词汇在教材中的展示方法,应教授词汇查找和学习以及记忆的方法,也可以将词汇放到小句中进行练习。也可教授如何识别汉字词,并将韩国语中的汉字词所对应的汉语词汇一一揭示,便于学生平时记忆,通过如此的积累达到完全掌握的程度。另外,也要将外来语特别是英语的外来语标注标准在中级以上的教材中有所体现。同时也要经常更新常用的外来语和新造词的词汇表,便于学生更快、更好的集中学习。

中级阶段以上,因学生所学词汇达到一定积累量,因此教材可以引导学生(如在每一单元末尾的练习部分)将表示同一意义的词汇总结起来,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记忆,并且在归类和综合之后,要将词汇放在文本当中(可以多设置例句或填空练习),特别是要注意对同义词的用法和意义进行区分。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巩固并灵活运用词汇,还可以增加学生对词汇掌握的准确度。

对于中高级的学习者而言,词汇的积累主要来自于平时的自学,课文中所附的单词程度层次不齐,每课中的单词之间的关联度也较为松散,对学生词汇量的积累无法起到较好的效果。对于此矛盾,应当注重在教材中设置一些分类式词汇的学习内容。例如在初级教材中,设有关于物品、学科或职业的常用词汇板块;在中高级教材中,也可以安排一些机场、企业等实用性的词汇板块。便于学生强化记忆,提升词汇量,也有利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学活用。拟声拟态词是韩语中十分重要的一类词汇,教材中也应通过例句、例文对此内容有所体现。

4.5. 阅读——加强历史与文化情境的融入

目前阅读教材中所设置的泛读内容不够全面,应在每一课的课后练习中增添一些跟韩国历史、文化、文学等相关的阅读内容。可以根据学生

的等级在初、中、高阶段分别提供不同程度的阅读材料供学生平时阅读,一方面提升韩国语阅读能力,另一方面提升学生对韩国历史、文化和文学作品的了解。阅读材料下面还应设置简单的小问题,以此来检验学生的掌握情况。另外,为了扩展学生的阅读范围,应在每一个单元后提供适合学生阅读的韩国文学作品目录(即现当代小说、散文、诗歌目录等)供学生有选择的查找阅读。以此增加学生们阅读的兴趣,也为今后的研究做好铺垫,同时也便于教师查找相关资料。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阅读教材的内容设置也应与时俱进。在话题选取以及文章选材上,也应增添时代新热点,引入韩国语在发展变化中的新表达,拓宽学生的阅读面。

初级阶段可以通过短篇的阅读了解由句成篇的基本过程,以及一些简单的过渡词的用法,并且可以通过阅读深入了解一些韩国文化知识,因此文本的选取要侧重于主题的多样性。而中、高级的阅读则要注重选取结构严密和语言丰富的文本,例如优秀的韩国语文学作品,曾引起关注的新闻事件报道等等,通过教材中的阅读部分,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韩国语作品阅读体系,以阅读为基础,全方位提升听说读写的各项能力。

4.6. 写作——综合检验思维建构能力

写作部分是围绕与本课学习目标相关的主题进行练习。应将阅读和写作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一定的阅读基础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开阔个人的思维构建,并将构建的内容通过写作来体现。最终的目的是训练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学生进入韩国语言、文学理论学习做准备。

在写作主题选取中,应注重实用性和规范性。教材内容可增添精读小范文,为学习者提供规范的日常学习资源,提升语感,进一步拓宽语言积累。同时,在教授过程中,也要注重逻辑结构的引导,在文字表达的训练

中, 增强思考方式的逻辑性, 提升多层次、多角度分析话题的写作水平。

写作的基础来自于阅读, 多种类型的文本阅读有利于学生了解不同体裁的写作方式, 而优秀例文的阅读更能让学生积累大量的常用句型和过渡句, 学习写作的具体方法。写作过程的核心是文本框架的搭建, 而框架则来自于学生根据某一主题发散思维, 组织写作结构。教材中可以提供不同的写作主题, 并附着写作大纲, 提示学生在针对写作主题时“对症下药”, 同时也要注意大纲的内容不能过于具体, 否则会局限学生的思维, 适得其反。

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 常常先构思出写作的中文内容, 再将其内容翻译转换成韩文, 这样的写作方式不仅导致最终文本会呈现出“中式韩国语”, 在词汇量储备不够的情况下常因为无法翻译某些句段而使写作陷入死角。教材可以根据写作主题的不同, 提供一些常用短语或者句型, 逐步引导学生直接使用韩国语进行写作, 省略翻译的过程, 使写作内容更加地道。

综合教材内容一方面要重视听、说、读、写、译, 还要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可以在每个单元设置一个主题供学生练习。另外, 教材要有针对性的区分基础性语言教育和专业性语言教育, 基础性语言教育注重培养基本交流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而专业性语言教育则注重文章的写作、演说、辩论、文献翻译等高水平的能力培养。

好的教材可以促进教师能力的提升, 因为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者, 而教材是载体, 教师想要把知识最大限度地传授给学生必须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而现在互联网的发达使学生接触知识的面越来越大, 这就促使教师也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 而好的教材就像教师水平发展的助推器, 能促使教师不断学习和提升自身的素质和专业水平。因此我们坚信教材的发展会给整个韩国语教育的发展带来更快、更好的发展。

5. 结语

本论文就当前中、韩两国韩国语教材发展的情况展开分析, 当今时代的特征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信息知识倍增、更新迅速快, 因此要求教材也要不断更新, 尤其在教材内容、教材设置和教材结构等方面, 更应趋于科学化、时代化、规范化, 以适应培养现代社会人才的需要。还有面对知识爆炸,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急剧加快, 国际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等现况, 教材的改革更是迫在眉睫。目前韩国语教育处于大力发展阶段, 想要更好的开发教材, 一方面是分析和评价现在所使用的教材, 以此为基础为开发更好的教材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了解学习者对教材的要求, 因为教材是实现教育的主要要素, 教材研究不仅是掌握教育的过去和现实的基本活动也可以帮助提供未来教育的方向。

在对韩国语教材的发展历史和现况的分析中, 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国内的韩国语教材从1946年到现在不同时期教材内容、教材特征以及教学方法的情况, 另一方面也揭示韩国从1959年到现在教材内容、教材特征以及教学方法的发展情况, 通过对中、韩两国韩国语教材发展的历史情况进行对照分析, 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韩国国内在韩国语教材发展上取得的丰硕成果, 同时也带动了韩国语教师的发展, 但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韩国语教材却没能达到预想的发展, 在具体分析其根源所在时, 本论文分别从高校教师聘用制度、高校教师考核标准、出版社图书出版制度、学术制度、政府出版支持等进行分析说明, 由此找出中国韩国语教材发展缓慢的根源。

最后, 就当前韩国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以及未来韩国语教材的开发的方向展开进一步分析说明。根据现阶段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 应将交流沟通与写作能力的培养作为教材发展的主要方向, 因此教材的开发应注重两个方面: 一是针对培养交流沟通能力的口语和听力, 二是针对写

作能力的语法、词汇、阅读、写作。在此阅读和写作即可分开亦可合并指导, 因为通过一定材料进行阅读, 并根据阅读来进行写作是提高韩国语能力的最佳方法与目标。未来韩国语的教材还应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 通过与一线教师与学生的交流, 总结现场教学经验, 以求达到提高韩国语教材开发的最优目标。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Textbooks in China

Qi, Ying(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firstly reveals the specific variation trends of textbook content, material features and teaching method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Korean textbook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t is clear that the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language textbooks have also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language teachers domestically in Korea. Secondly, In-depth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to find the reasons for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Korean textbooks compared with that of South Korea. The roots of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Korean textbooks in China is elabor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llege teachers' employment system and assessment standards, publishers' publishing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government publishing support.

The specific way to solve these contradictions is to reduce the work of the full-time teacher beyond teaching and research, so that teachers can use more concentrated time to do research work, such as writing teaching materials. The government is called upon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cademic and publishing systems, and meanwhile le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lement the model of school autonomy, teach governance, and academic management, so that more college teachers can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language textbooks. At the same time, more Chinese experts valuing the preparation of Korean language textbooks is advocated.

Thirdly, further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goal of Korean language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 in current China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Korean language textbook.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munication and writing ability should be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to meet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alent training at this stage, and an intensive analysis on these two aspects is also promot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training of communic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speaking and listening training and the cultivation of writing abil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the thorough training in grammar, vocabulary, reading and writing.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suggest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s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write in Korean. Finally,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Korean textbooks in the future should be constantly adjus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rough the exchanges with the frontlin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on-site teaching experience should b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ptimal goal of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language textbooks.

Key words: Korean, Textbook Development, Textbook System, Talent Cultivation, Textbook Content

[參考文獻]

□ 著书

- 库玛(2013),《超越教学法--语言教学的宏观策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 理查德(2000),《语言教学的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李荫华(2001),“继承、借鉴与创新--关于《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的编写”,外语界.
- 黄光硕(1996),《语文教材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 曾天山(1997),《教材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 周福芹(2000),“当前外语教学法的理论动态与实践走向”,外语与外语教学.
- 徐宗学等(2017),《韩国语教材论》,韩国文化社出版社.
- 宋香根等(2016),《韩国语教育论》,韩国夏雨出版社.
- S·皮特·科德(1983),《应用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曹德明(2015),“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外语教育》, 1- 8页.
- 齐晓峰(2008),“韩国语教育现状、问题与发展构想”,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15-118页.
- 韩国崇(2019),“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 英语广场.

□ 论文

- 방성원(2011), 한국어 교재 및 교육 자료 연구 동향 분석, 이중언어학회 47호.
- 김영란(2009), 한국어교육 교재의 변천 연구, 고려대학교 박사논문.
- 이지영(2004), 근현대 한국어 교재의 사적 고찰, 《국어교육연구》 13, 서울대학교 국어교육연구소, 503-541면.

- 황인교(2003), 국내 외 한국어 교재 분석, 《외국어로서의 한국어교육》 30집, 연세대학교 한국어학당, 287-309면.
- 서영빈(2001), 중국에서의 한국어 교육, 교육연구, 207-215면.
- 서종학·이미향·박진옥(2017), 《한국어 교재론》, 한국문화사.
- 조항록(2003), 한국어 교재 개발의 기본 원리와 실제 -연세대학교 한국어학당 교재개발을 중심으로- 외국어로서의 한국어교육28호, 223-250면.
- 박영순(2003), 한국어 교재의 개발 현황과 방향, 국제한국어교육학, 169-188면.
- 백봉자(2001), 교재와 교수법을 통해 본 한국어 교육의 역사와 과제, 《외국어로서의 한국어교육》26호, 11-21면.
- 김중섭, 이관식(1999), 외국인을 위한 한국어 교재 개발에 관한 연구, 한국어교육10-1, 국제한국어교육학회, 62-79면.
- 라혜민, 우인혜(1999), 한국어 교재의 효율적 개발 방향, 한국어교육 10-2, 국제한국어교육학회, 95-115면.
- 원진숙(1999), 외국어로서의 한국어 교육을 위한 교재개발 방향, 국어교육99, 한국국어교육연구회.
- 왕단(2008), 중국에서의 한국어교육의 현황과 전망, 한국어문학국제학술포럼, 17-31면.
- 황인교(1998), 외국인을 위한 한국어 교재 개발, 《한국어교육》9-2, 국제한국어교육학회, 269-284면.
- 민현식(2000), 한국어 교재의 실태 및 대안, 서울대학교 자료집, 19-38면.
- Grant, Neville(1987), Making the Most of Your Textbook, Keys to Language Teaching, Longman.